

那些年，山下有个初中班

——记路兹公社山下附中往事

□何家卫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快速增长，原云和县路兹（鸬鹚）公社的初中班年年爆满，办学压力日益增大。为缓解这一状况，同时满足革命老区村对教育的迫切需求，山下村小学顺势增设了一个附属中学初中班。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就近入学的问题，也在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一

山下村位于云和县西南，距离路兹公社7公里，因位于大寨尖山脚而得名。下辖曹球、驮坪、文坳、塔后等自然村。此地山清水秀，交通相对便捷，是适宜办学的理想场所。学校生源主要来自本大队及路兹公社下属的黄桑南、驮歇、徐崇、茶停、南坑下等大队学生。自1977年起设立附属中学初中部，至1980年暑期撤并为止，共连续办学四年，培养两届学生。

据1980年6月1日拍摄的第二届“路兹公社山下附中八〇届师生合影留念”照片统计，初中部在校师生人数约为30人。由于部分师生已提前离校，未参加合影，因此人数较上一届的40多人略有减少。从合影照片上看，虽然当时的这个班级人数并不多，但从村级（非公社级）能办一个初中班来讲，人数也不算太少。

小学退休老师许秀芝回忆说：“当年的山下初中班教室设在‘外寮’新建教学楼的二楼。随着学期的推进，有少数学生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，也有极个别学生半途慕名而来，令人颇感意外。楼下是小学部的三个相邻班级，其中一、三年级和二、四年级采用的是‘复式教学’模式，五年级是独立班，单独教学。每位老师都身兼数职，承担多个班级、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，工作十分繁重。”

而当年就读于山下附中班的张德忠同学回忆道：“在山下村读初中

的这两年，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，尤其是吴海鹰老师，他教我怎么写作、怎么写好作文，我的语文成绩进步了不少，真的挺感激他的。也就在这两年，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新知识，也为日后在温州的安居乐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”“1980年6月1日的这张合影，是我出生以来第一张照片，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张毕业照。”他还愉快地补充道。如今，时过境迁，他和许老师一样，都已成为山下小学和初中部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

新增初中班的这一年，我刚好是小学五年级学生，就读于教学楼一层的第一个教室。尊敬的何老师既教语文、数学，又教常识。他与我同属“家”字辈，长辈们多称他为“家唐”，而在我们学生心目中，他无疑是山下小学的“元老”。教室门口的钥匙一直委托我保管。我每天来得最早，走得最晚。放学时间，我常看到初中部的学生，在班长的带领下，排着长队，从我班教室外的走廊“嚓嚓”走过。

有一次，我出于好奇，悄悄跟随在他们队伍后面，心中默念：再过一个学年，我也是一名初中生了。这次，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是如何跟着领队前行的：他们先是沿着石板小弄径直向前，接着来一个右转弯，然后沿石阶依次走进路边的农家厨房。随后，他们弯着腰，缩着脖子，手捧热气腾腾的饭盒，小心翼翼地转向寝室，步履中总透着几分兴奋。整条行进路线蜿蜒曲折，恰似一个大写的“Z”字。

二

初中住校生的宿舍位于村中心、大操场后边的老屋“大会堂”二楼（现为新建的党群服务中心）。背靠重峦叠嶂的青山，面朝“大堂厝”，南邻高高的“天堂寨尖”，北邻520多年树龄的大香樟。

据说，大会堂原是一位大地主的宅院，粗大的圆木柱，需两人才能合抱过来，屋内有多个宽敞的大房间，后来一度成了小学的老教室。初中住校同学统一睡在二楼木质地板上，只有草席，没有棉垫。男生多，住大寝室；女生少，住小房间。夜里猫儿或老鼠走动，木板上会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，胆小的同学常常被吓得睡不着觉。他们带来的“咸菜筒”，偶尔会被成群的老鼠捣。有的同学接不上咸菜“配饭”，便前往代销店购买辣椒酱。

在夏日里，阳光直射在校舍屋顶瓦片上，寝室内闷热难耐，小小的蒲扇根本驱散不了阵阵热浪，午休时只能躺在教室课桌和椅子上。蒸饭的地方设在教室和宿舍中途的一间农户厨房里。虽然房屋已修缮一新，但厨房中仍保留着用“竹笕”（俗称竹半）从远处峭壁岩缝中引来的山泉水。其水质清冽甘甜，冬暖夏凉。教室、厨房和寝室连成的三点一线，成了他们每天的常态。

初中部学生的劳动课则大多是上山砍柴，他们把砍来的柴火交给蒸饭的厨房阿姨，用来抵扣学校的柴火费用。每到春耕时节，他们还会走进田间地头，为各生产队义务插秧，在劳动实践中实现学以致用。

初中部的教师并不多，吴海鹰老师教语文、音乐，吴芦英老师教数学，刘一瑛、吴海鹰和练晓伟老师，先后担任第一、二届不同学期的兼职班主任，另有任晓敏、吴美英、叶协成、叶笃尧等老师。由于我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，毕业后便被跨校招入沙溪（沙湾）中学初中重点班学习，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对家乡的人和事也逐渐变得模糊。不过，即便藕断，丝仍相连，许多往事依旧难以忘怀，尤其是在家乡读书时那段经历。

至今，我还清晰记得吴芦英老师是路兹公社人。她不仅教书认真，更

追求自我精进，常常挑灯备课、批改作业，拂晓时分便起身温习中考内容。周末，当人们围坐在大戏台前看戏时，她却独自在小屋里静心读书，不曾懈怠。任晓敏老师那富有磁性的英语发音和她那高挑的身影，也依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她长发披肩，手里捧着一本英语书，站在操场中央，反复朗读着“god”“world”等单词。学生们则蹲在泥地上，低着头，手持约50厘米长的小木枝，一笔一画地专注书写。

三

处暑之后，秋意渐浓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云和县档案馆查阅资料，却未能查到关于山下村办初中班的历史资料。那一刻，我陷入沉思：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，又该如何进一步佐证那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呢？

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我返程前往刘一瑛老师小女儿的店铺咨询，并借阅了她父亲所著的《岁月含情》一书。没想到，书中竟记录了一些关于山下村办学的历史资料。也更加明确了刘老师在山下村任教的12年里，先后教过小学部和初中部语文课程，也教过音乐。

刘老师在其书中，曾这样记载：“山下村有七百多人口，村庄四周都是梯田、果园和青山……村中心有一个约八百平方米的操场，操场周围有八棵高大的杨柳树……初中部有吴海鹰、吴芦英、练晓伟、任晓敏、严慧华等老师任教……从村里培养出去的学生，再通过深造或自考，有多人考上了中专或本科，毕业后有当老师、医师、律师，也有当工程师或农艺师……村里有文宣队，乐器俱全，还办过政治夜校，选送了一名学员到‘云和农业大学’读书，后任乡政府农科员之职。”这些记载，通过文字串联起了一个个历史片段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刘老师的这一著作，恰如时代的一面小镜子，真实地映照出当年山下村办学的历史概况，成为山下校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也就是这些浸润着时代温度的文字，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山下村办初中班的真实历程。由此可见，只要文字犹在，往事便不曾远去，那些默默奉献的老师及其事迹都不会被历史遗忘。

同时，刘老师的大女儿还告诉我们：她当年就在山下首届初中班读书。虽然山下村的这个初中班，办学条件十分艰苦，师资多为民办或代课老师，财政支持也有限，但学生们都非常努力学习。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山下村能够成功办校，并持续两届，在方圆百里范围内，实属罕见。

令人敬佩的是，当年老师们一条心，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。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当地涌现出了不少行业人才。

四

当年曾有人提出疑问，路兹公社为何会在山下村增设初中班？其实，理由是毋庸置疑的。山下村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、健全的合作医疗站、便利的代销店，以及有正常运行的双连碓春米外，更重要的是村里的“中共云和县路兹公社山下大队政治夜校”办得红红火火，吸引了县宣传部、文化馆领导亲临指导，并多次作为文化现场会议的举办地，也受到沙溪（沙湾）区教办主任的高度关注，为初中班的设立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更何况，山下村文化底蕴深厚，历史上对外界交流较为频繁。相传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的一幅书法真迹曾藏于村中数百年。早期珍藏于村头“上厝”老屋，后期辗转至村中“厝后山”新屋。真迹的内容是一首诗，诗词的文字是：“万里长空月，明

如一轮镜圆。无声挂碧海，有影照山川。”其笔锋苍劲有力，墨香犹存，至今仍为村里人津津乐道。

父亲酷爱书法，九十岁那年，曾多次对我说，他见过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，并将薄而透明的塑料纸覆盖于原作上描摹过。多年以后，虽然其真迹早已不知被弄到何处，但其诗句仍在故乡人中广为传诵，时刻寄托着村民对文化根脉的敬仰与传承。

2025年7月“迎神节”拂晓时分，我驱车重返故乡山下村。在旧貌换新颜的老教室里，与乡亲们围坐一起共进午餐时，那些童年的记忆悄然浮现在眼前，不禁想起当年老师们在办公室煤油灯下伏案批改作业的身影，也想起“六一”儿童节“击鼓传花”“蒙眼贴猪尾巴”的欢声笑语，更忆起和同学们搬着小板凳，夜晚在操场上观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抗日题材影片的那一幕幕情景。

午餐后，我与昔日的几位小学同学，沿着石径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，推开二楼阅览室虚掩的门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中国传统村落、浙江省卫生村等奖牌和系列认定证书，并意外发现了一台保存完好的古老风琴，静静摆放在左侧墙边。我们找来抹布，轻轻拂去琴漆上的薄灰，双脚交替匀速踩下斑驳的踏板，指尖轻触琴键，悠扬的旋律瞬间在房间里弥漫开来，仿佛穿越时空般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梦想与希望的学生时代。

如今的山下村，村貌焕然一新，青山日显葱郁，溪水依旧东流，唯有袅袅炊烟日渐稀疏。村里的小学和初中，尤其是初中部，早已撤并至乡镇，最终并入城里的学校，宛如穿村而过的潺潺溪水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然而，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却是永恒不朽、受用无穷。这些不朽的知识，如大海中奔流不息的浪潮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蕊扬花，送来缕缕芬芳。

令我难忘的是，每当金秋桂香时，我总爱带学生在树下写作。引导他们细致观察：触摸树皮的岁月纹理；感受叶缘的锯齿；找寻绿叶间米粒般的银桂，细品不同天气里香气的微妙变化——或清冽，或甜沁。启发他们借物抒情：桂花不争艳，默默积蓄后悄然馈赠幽香，如同讲台上无声耕耘的老师、晨曦中挥汗的清洁工……当文字承载这般思考，便不止于描摹，更触及灵魂的温度与敬意。曾有学生妙喻：“桂花树如沉默老友：夏日撑开绿荫遮阳；秋来悄悄铺香小路，仿佛轻语：‘秋天到了，好好享受这清甜吧。’”如此生动，富有人情。

为了呵护这棵珍贵的“百年老桂”，学校可谓用心良苦，采取了诸多保护措施。最初是为它垒砌了精致的花坛，添足了沃土，铺上了青草。后见其一支树干伤痕累累，便用铁丝小心翼翼地将其捆扎固定在教学楼的栏杆上，以防不测。数年后，更有专家亲临会诊，在靠近主干处精心浇筑了一根与树干形态酷似的水泥柱，巧妙地分担了桂树上半部分的重量，并对水泥柱外表进行艺术化处理，使其与古桂浑然一体，宛如树干自然延伸。

几年前，学校迎来新一轮的改造。恰巧，“百年老桂”西侧和北侧的教学楼在拆除之列。施工前，工人们特地为老桂树搭建了坚固的保护架，确保它安然无恙。在规划新造的艺术楼时，设计人员也充分考虑了老桂树，几次易稿，将原计划的直线路径巧妙地绕开桂树，使其稍作远离，从而再次保全了这棵“活化石”。

“粒粒金黄挂满枝，潜香十里不相识。未曾怒放春光里，群芳不及桂花痴。”看着这棵伴着孩童嬉闹、伴着朗朗书声、伴着夜色灯光，与我们一起度过春夏秋冬的百年老桂树，我感慨万千，欣然作笔。“百年老桂”，你是学校的珍宝，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学子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少年。愿你世世代代枝繁叶茂，香溢满园，永驻人间。

百年老桂焕生机

□杨春

盛夏时节，我再次回到云和县实验小学，专程看望一位“老朋友”——校园里那棵古老的桂花树。

这棵桂花树树身粗壮，皱纹斑斑，枝桠盘绕交错，树叶密密层层，焕发着勃勃生机。远远望去，百年老桂像一把撑开的绿绒大伞，为校园撑起了一片阴凉；又像一位老爷爷拄着拐杖，静静地守护着校园。据说，这棵桂花树是在1906年学校创办时栽种的，应该有一百多年了。没人知道它的真实年龄，我们都习惯叫它“百年老桂”。这棵“百年老桂”令我牵情。

1988年9月，我进入县实验小学任教，正值桂花盛开的季节。开学那一天，我在校门口就闻到扑鼻的花香，一眼望去便看到“百年老桂”，叶子不大，却枝繁叶茂，那些细碎的花朵藏在绿叶丛中，时隐时现，星星点点。又见树下十几平方米的地面上被零落的桂花铺满了，圆圆的一大块，像冬日薄薄的一层积雪，煞是好看。

“百年老桂”的香是最出名的，别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，每年秋季都会准时绽放，从不失约。那淳朴的、悠远的花香，渗透着校园的每个角落。若是站在“百年老桂”下面做一次深呼吸，那清香的味儿悠悠的、醇醇的，慢慢渗入肺腑，融入血液，再分散到你的每一个细胞，顿感神清气爽、通体飘然。

在自然界百花丛中，桂花不像兰花那么淡泊、清雅，桃花那样艳丽、炫目，也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，腊梅那样孤芳自赏，它是平民化的，可亲、可爱、可敬、可触，就像慈母的叮咛入耳入心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文人赞叹过它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“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”。宋代杰出的词人辛弃疾在咏木犀词中唱到“清香一袖意无穷，洗尽尘缘千种”。

春去秋来，岁岁年年，“百年老桂”始终不改它的初衷和追求：春天，它悄悄换叶，不去争春；冬天，它绿叶扶疏，不畏严寒；夏天，它浓荫遮日，招来阵阵清风；秋天，它吐

日出云海

陈忠人 摄

